立諸幡
聚幢頭
大鐵釧
難言汝見此等
熾然一向如炎盛以不阿難白言如
是世尊佛言阿難此等衆生於迦葉
如来阿羅訶三藐三佛陁世尊塔處
以諸莊嚴種種具已莊嚴村落城邑
舍宅彼時所有破戒之者若取如来
塔上諸物今生此中阿難於未来世
我涅槃後有如是時如是三摩耶有
諸俗人信敬佛者為供養如来故若
施諸蓋或幢或幡於我塔中用作莊
嚴彼等沙門凡出家者從彼塔中取
物造作蓋裝餝幢頭或於村落城邑
而作端嚴當為糞穢之所汙染彼中
所有或餘殘者或時自著或與他著
彼等衆生身壞命終當生惡趣諸地
獄及阿鼻大地獄中阿難有百千俱
致幢頭從此教中捨是身已當生地
獄彼等以取如来塔廟之物嚴餝幢
故如是如是身在鐵幢而住阿難以
此因緣如来故說阿難如来所有若
衣若鉢彼為無等世界為作支提世

故如是如是身在鐵幢而住阿難以
此因緣如来故說阿難如来所有若
衣若鉢彼為無等世界為作支提世
間無有堪受用者阿難如来所有欲
供養者應者勝處合掌礼拜所得利
益所有果報彼一切果生於千劫中
受不可盡阿難如来幢幡千指拚等
合掌供養所說善根尚有尒許勝妙
果報況復有為如来支提懸幡幢盖
阿難其如来禁戒三昧智慧解脫解
脫知見無有邊際阿難是故如来支
提之中所施物者汝等莫取如来不
許如是之事如来所有支提物者彼
應頂戴荷負供養阿難我非是彼摩
醯首羅天主之天如来殘花一切衆
生不得取著應當莊嚴如来支提不
得以彼如来支提裝餝之具而用莊
嚴城邑村落阿難出家之者於當来
世有如是業有如是等非法之事非
是俗人所作事業所以者何阿難彼
三摩耶所有俗人當施衣服及諸供
具而出家者及盜支提供養之具而
自受用阿難有如是食當作怨仇非
為慈處阿難如来宣說所作福事莊
嚴之具脩供養者將来獲福有如是
等裝飾之具自供養者如来說彼當
墮地獄何以故阿難誰有莊嚴供養

嚴之具脩供養者將来獲福有如是
等裝飾之具自供養者如来說彼當
墮地獄何以故阿難誰有莊嚴供養
訖已阿難彼等於彼還自取用阿難彼
等比丘於後世時依佛出家已欲供
佛故或衣服等而自著用阿難其釋
子沙門等當有是食當復結集地獄
陰聚阿難誰所愛者豈不尊重而供
養耶我於彼時而為彼等不作愛重
若於彼時愛重我者如来支提幢等
諸物莊嚴之具應當守護不得侵犯
阿難當彼時白衣有是勝異非同出
家剃除鬚髮著袈裟者阿難於彼之
時出家之人多饒煩惱非諸俗人在
家之者阿難彼三摩耶時出家之人
所作生活種種具度如在家人辟如
侍者若奴若僕或有水器或復蘇器
或有脂器彼等觸已復還洗淨無所
簡擇自取受用阿難如是如是彼於
後時有出家者一切非善法中具足
當行於俗人所而作諂曲作出家垢
彼等以意垢具足故身壞命終次第
當生於諸地獄中阿難此食當破皮
破皮已破肉破肉已破筋破筋已破
骨破骨已破髓阿難所言食者若於
彼時令墮非法行者彼名食也復有

當生於諸地獄中阿鼻山食當破皮
破皮已破肉破肉已破筋破筋已破
骨破骨已破髓阿難所言食者若於
彼時令墮非法行者彼名食也復有
四種食捨勤精進此由法實不攝取
故棄捨遠離不正威儀故名為食也
所有語言彼還誚荅如來語中不正
言說於中有疑此名為食事尊重者
是名為食言尊重者謂欲是也所言
欲者謂不正行復言欲者謂苦聖諦
是也所有聖諦彼少染著若少染著
彼處無貪若無貪者此是諸食斷處
若有此等四種聖諦以聖諦順眠者
彼等貪欲順眠增長以順眠增長於
三界中隨順流轉故名為流隨眠住
處為食此等為四種食也
復有四種食觀察般若是名為食呼
嗼法是名為食修正梵行是名為食
住於障㝵患中是名為食阿難如来
所說患者謂不滿法想此四種患具
足滿者當生三界此四種患有可除滅
而有眷屬而諸衆生不能覺知惟除
如来也五法具足能生食愛阿耶吒
隨耶波梨婺摩多夜（隋言難行布施不如決迴向）佛
婆若多夜（隋言於是知故）摩囉波羅余伽多夜



（隋言承事魔故）彼有八十户蝱虫嗼食故所以
生飢此等四種食如此諸法以為眷

陁耶波梨拏摩多夜（隋言難行布施不如法迴向）佛
婆若多夜（隋言於是知故）摩囉波羅余伽多夜
（隋言承事魔故）彼有八十戶疽虫唼食故所以
生飢此等四種食如此諸法以為眷
屬言眷屬者若令勇猛或復發起故
言眷屬又言眷屬者由被他食由他
活命為他利益由他鈌少是故此食
名為食也
復有四種食依欲界為食依色界為
食依無色界為食（章中有四列名梵本中少一）是為
四種食
復有四種食尼祇多舍羅為食（隋言嗽毒）
（隋為食）勝住處為食及棄捨鈎鈎為食
涤著為食是為四種食
復有四種食般遮多婆踺為食（隋言五種）
（苦行為食）阿鄃舍荼為食（隋言不諂曲為食）慰提沙
吒都刹也為食（隋言相似故說為食）淨信瞋恨為
食於中所有淨信瞋恨食者此食具
足沙門釋種子於今時中及未來世
乃至正法滅時云何淨信瞋恨為食
謂沙門釋種子輩諸沙門釋子輩而
自念言我是沙門彼等開示商道彼
等於商道中私竊覔勝而作商事勿
令有人知我復次何者是彼沙門釋
種子販賣物也謂販賣佛語以為賣
物及諸威儀以為賣物云何販賣佛

令有人知我復次何者是彼沙門釋
種子販賣物也謂販賣佛語以為賣，
物及諸威儀以為賣物云何販賣佛
語以為賣物阿難諸沙門釋種子作
是念我當求法以此法故令他歡喜願
使有人請我與食彼人依倚糞穢法
住糞穢已勤覓如是佛菩提法彼人
至彼俗人之間作如是言如是應當
思惟憶念以菩提法如是出入息念
應當憶念如是念處如是正斷處如
是諸神足處如是諸根如是諸力如
是菩提分如是八聖道分我能知此
我於此中身已得證若能思惟如是
等法汝於彼時當生光明或見害輪
汝於彼時極須閉目若閉眼已或有
眼痛汝於彼時當應如是憶念思惟
此是魔業我應不久當得果證吾若
来已隨其所有還如是說如是沙門
釋種子商道方便彼去已後至空閑
處作如是思惟我於今者已生朋友
當應隨時觀看親近彼過夜已行狗
道中非自威儀不正威儀行道路中
如是思惟我今應當作如是語我應
此語我應語彼不住正念不住諸根
行狗行中彼人行狗所有正信諸天
龍夜叉彼等見已戲笑毀辱彼貪迷

此語我應語彼不住正念不住諸根
行狗行中彼人行狗所有正信諸天
龍夜叉彼等見已戲笑毀辱彼貪迷
惑異觀而行彼人去時但感自身以
惕看故生瘡出血彼至村落若見信
家諸沙門釋種子所即往彼家入彼
舍時除其狗行作悉 利伽羅野干之行
辟如悉利伽羅以飢渴逼求覓飲食
遥見群羊心生恐怖即便反擲遍行
圍遶見是相已直以舒舌斷舐而已
或来或去其悉利伽羅忽得羊便即
捉羊項彼羊即便舉頭怖走至一千
步猶懸彼項辟如斛領垂胡以牙刺
故羊不能行即便倒地時悉利伽羅
隨欲所作時驅護羊人或覺知者即
便逼切悉利伽羅羊因得活如是如
是彼等比丘所至家處攝前語言後
以方便令作已事於彼舍中共語言
已即便停住亦現身瘡於俗人所種
種誑惑種種教亦彼應與我如来付
囑汝病者所須彼即報言汝明日来
如已家無異得異言已便即出去彼
非善丈夫乃至所見皆悉諸覔彼後
次第還到彼舍到彼邊已隨身所須
即從彼索俗人見已便起恭敬請令
彼坐亦現忍相比丘坐已彼俗人言

次第還到彼舍到彼邊已隨身所須
即從彼索俗人見已便起恭敬請令

彼坐亦現忍相比丘坐已彼俗人言
尊者今日為何所食我今作何也阿
難時彼俗人以信敬心請彼以意重
故即告彼言我長夜中以果報故恒
被人誣惑為人所呵而問我言汝作
何也汝得何也汝今何證也雖然汝
等俗人多有事業隨汝所有若多若
少而行布施得福無量彼即報言如
尊者說實如是耶時比丘報言我阿
闍梨和上亦復如是亦我道路令汝
具足我住於此十年勤求猶尚不能
得是諸法如汝今者於一夜中已得
是法善哉丈夫汝今應當生歡喜心
汝今已得須陁洹果汝真是佛子汝
當亦應堪受一切衆生之所頂礼而
汝今者能為我作最勝福田況復餘
者若更有餘善男子等非是沙門而
似沙門彼等来已而語汝言此不應
也非佛所說汝勿信彼汝莫放逸汝
於今者真是須陁洹真是斯陁含阿
難是於彼時為世間果報故為糞除
塗瘡讃歎自身及說師法復為他人
作如是說汝等亦應當作如是彼為

諸俗人令歡喜故時彼俗人即作是

塗瘡讃歎自身及說師法復為他人
作如是說汝等亦應當作如是彼為
諸俗人令歡喜故時彼俗人即作是
念我實是須陁洹我於今者應供養
師時俗人等於彼沙門即生歡喜便
請比丘多與衣服飲食卧具湯藥種
種諸物時彼比丘既被請已作如是
言如来曾說言從信邊應受非不信
也若如是者我今應受彼如次第漸
漸親近數數来往以數見故作漏語
言如前彼亦尒作如是業常来俗家
攝受白衣道相涤愛捨離戒行在彼
俗家作早下業阿難此是沙門釋子
諸弟子等當有如是不淨行業減損
上天及解脫果當滿地獄苦惡果報
是惡比丘之所作者若更見餘沙門
釋種子等不生信心亦不親近亦不
供養亦不承事此亦如彼惡比丘者
何假親近莫共語言因是事故損減
信心戒行多聞施及般若皆悉損減
損減已當墮於惡趣所謂於地獄畜
生閻羅世是故阿難莫為食故作如
是諸惡行阿難如是次第如是因縁
滅此法教阿難其誰聖者當往六月
於後知已移行他處彼惡比丘惟有

如是所作方便諸惡沙門釋種子等

滅此法者阿難其諸聖者當作方

於後知已移行他處彼惡比丘惟有



如是所作方便諸惡沙門釋種子等
所在住處具惡方便汙染如来如此
法教閉甘露門捨佛菩提毀辱佛教
不惜法教當棄捨僧教阿難彼於如
来法教作不善事况餘凡夫練行之
者具足精進信行之者阿難於彼時
中以食故罵辱如来呵責毀謗阿難
云何以食故罵辱如来呵責謗毀是
惡比丘知此俗人於如来所有信心
者故在彼前毀辱如来却住一邊行
諂彼所作如是言此為非善非為正
受此當知僧勝佛不如也當供養僧
當供養僧巳即供養佛佛於聖僧中
非為外也彼時無智衆生受不正語
故如来曽說為瞿曇弥施衣具時瞿
曇弥汝施僧施僧巳有大果報而施
僧者我亦在中汝可布施於聖僧中
其瞿曇弥即施衆僧以供養故即成
波羅蜜如来曽說若有如是聞者信
者如是知者彼等即住天勝之處所
謂施僧成波羅蜜故若作異者此是
顛倒汝莫作二此義是一若供養僧
即供養佛何處有一何處有多若如



来於僧外者不應坐布薩中如来曽
為衆僧說波羅提木叉如来不為一

即供養佛何處有一何處有多若如
来於僧外者不應坐布薩中如来曾
為衆僧說波羅提木叉如来不為一
人說波羅提木叉如来既坐彼衆當
知如来即入僧數阿難如是彼時於
世間中惟有二寶佛及法寶一切所
有佛法語言當於彼時皆悉棄捨所
有僧寶於彼時中彼當無也惟有極
大叫喚之聲阿難其彼冣大叫喚滅
巳當惡運起於惡運時和合僧者惟
在三年過三年巳彼皆破壞既破壞
巳時有一比丘多聞持力年巳老邁
生来百歲當令是人入一朋黨作如
是言我前聞說於惡運中無有大像
名和合之者惟有空名如此空名應
善受持阿難此大僧者冣後得名阿
難汝當觀察彼三摩耶惟有空名無
和合行時有如是諸惡比丘彼等多
有俗人及惡比丘共結朋黨手相佐
助於惡運時入諸寺舍執持器杖搥
打比丘阿難如是惡運世中所有僧
衆諸沙門等自無力故惟當空有大
僧之名阿難彼三摩耶無一比丘行
梵行者彼布薩中各立制約汝等不
得言有梵行若復言我行梵行者彼
即斬首或時撾罰阿難如是次第於

僧之名阿難彼三摩耶無一比丘行
梵行者彼布薩中各立制約汝等不
得言有梵行若復言我行梵行者彼
即斬首或時擯罰阿難如是次第於
八聖道當被誹謗彼等於彼布薩之
中當共行籌誰有梵行若言我有梵
行者彼可取籌若有自言我有梵行
取籌之者彼惡比丘即不共彼同布
薩業阿難彼三摩耶有五百許比丘
作如是言我是梵行阿難彼等五百
比丘一夜之中皆悉斷命至夜曉已
時城中王既聞此事即大瞋忿捉彼
所有三千比丘一時斷命復作是聲
号誰為城王捉得沙門將来之者賜
與金錢彼於是時有貪衆生處處走
趂沙門釋子隨其所在諸有沙門釋
種子處或阿蘭若或復山林曠野之
處皆悉詣彼處處求覔當時諸寺山
林靜處諸阿蘭若皆悉空曠其諸弟
子不知和上去住之處亦不守護依
止侍者亦復不知阿闍梨處亦不守
護阿難其沙門釋種子於彼時閙此
閻浮提內甚大迸歷無走避處阿難
當知彼時所有比丘摩訶羅者彼王
捉得皆悉奪命阿難唯有金錢彼得變
河阿難如是於彼三摩耶時有五百

當知彼時所有比丘摩訶羅者彼王
捉得皆悉奪命阿難唯有金錢彼得度

河阿難如是於彼三摩耶時有五百
比丘無金錢故為大水聚之所漂没
無得度河阿難彼三摩耶時諸比丘
等至北道多刹尸羅城作和合住面
向北觀看和上及阿闍梨彼等各各
議論作如是念我等今者可共彼王
作大戰鬪彼三摩耶處處普方各各
来者諸比丘衆尒時當有九十百千
諸比丘等悉著鎧甲還向北方相隨
而去共彼城王極相戰鬪如是阿難
彼三摩耶布沙波袒隋云花主王所居城
中極為戰鬪阿難彼戰鬪處有三千
許諸沙門衆皆悉為彼刀杖所害當
時彼王被諸沙門之所逼切即便逃
走為諸沙門之所奪命阿難如是彼
王所有采女及諸軍衆彼三摩耶為
彼沙門釋種子輩於半月中之所受
用阿難彼三摩耶於柰蘇地隋云邊地當
有一王名曰婆睺羅舒婆隋云多馬時彼
王聞沙門釋子輩斫殺燈王斯有是
處若彼等来必奪我位令我墮落及
失四部兵時邊地王即来向彼布沙
波伍城其釋種子輩因離彼城阿難

如是彼三摩耶於北道中當家後見

作大戰鬪從三摩耶處處普大名各
来者諸比丘衆令時當有九十百千
諸比丘等悉着鎧甲還向北方相隨
而去共彼城王極相戰鬪如是阿難
彼三摩耶布沙波柘(隋言花主)王所居城
中極為戰鬪阿難彼戰鬪處有三千
許諸沙門衆皆悉為彼刀杖所害當
時彼王被諸沙門之所逼切即便逃
走為諸沙門之所奪命阿難如是彼
王所有采女及諸軍衆彼三摩耶為
彼沙門釋種子輩於半月中之所受
用阿難彼三摩耶於荼蘇地(隋言邊地)當
有一王名曰婆睺羅舒婆(隋言多馬)時彼
土聞沙門釋子輩斫殺燈王斯有是
處着彼等来必奪我位令我墮落及
其四部兵時邊地王即来向彼布沙
波佉城其釋種子輩(因隸)彼城阿難
如是彼三摩耶於比道中當審後見
諸沙門等諸比丘等當還向彼特叉
尸羅大城(隋言石城)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十七